

## 手腕帶

把手伸出來。

醫生輕輕捏住我的手腕，像綁緞帶一般，隆重而謹慎地纏繞上一圈圈繃帶。新換的藥包裹其中，服貼著腕而發涼刺麻，散發濃濃的中藥味。我看著醫生，想起了古裝劇中把脈的情節，劇中常常都是這麼演的：大夫按著病人手腕，唉聲嘆氣、愁眉苦臉，最後什麼也沒說便搖頭走了。那些諭示如此神奇，彷彿天機命運都寫在腕上，手一翻，就是命盤。我的手腕不知從何時開始也學會傳達神意了，它們在轉動的同時發出聲響，彈橡皮筋一般，細小卻響亮，嘩嘩剝剝，像在腕裡藏了一顆鈴鐺。

起初，我對聲響不以為意，甚至轉動給他人看，當成惡質的炫耀遊戲，直到它們逐漸扯動痛覺神經，如密密麻麻的細針嵌進手腕裡，隨著脈搏跳動，我才開始唉聲喊痛。那樣的痛楚逼迫我暫停練琴、關起琴盒，手腕全天貼著痠痛貼布，擱淺在琴房中。日子的重心突然抽空了，於是潰爛膨脹，和手腕一同發腫。

在友人的介紹下，我到一家中醫診所檢查，這家診所藏身於中壢的小巷弄中，周圍是夜夜笙歌的酒店大樓。它在白日獨自明亮著，用中藥味招攬客人。診所分成看診與復健二區，以薄木板相隔，再用簾子劃分看診室。看診時，醫生在我的手臂上敲打揉捏，間或抬起和放下，讓手腕像楊柳一般垂落，低低放著。戲劇也總喜歡將生命的最後一刻定格在手腕上，用其來演繹生命的凋零。當手腕垂落，便知道生命的大門被關上，遙遠的路途就此終止。我看著手腕，細瘦地垂落在看診桌邊，覺得自己彷彿也遭到了命運的警示與嚇阻，它們無從勸誡，只好委任手腕發聲。醫生在診療完後告訴我，大概是長久練琴姿勢錯誤，才累積成了如今的傷害。我需要長期的復健，不像感冒那般，吃一會兒藥便能全癒，即使經過了復健，手腕也不可能完好如初。

回家後我把琴從琴盒取出，卻發現琴弦因為潮濕而鬆脫了，即使咬緊牙關、用盡全身力氣扭轉弦栓，仍回不到原本的音高。我只能放棄調音，一次又一次地，用鬆脫的最低音弦運弓。手腕隨著上、下弓轉換而發出的喀喀聲響，全被柔美的琴聲掩蓋住了，像什麼都沒發生。日常的練習。假如它沒突然痛起來的話，我想我會就這麼演奏下去，遺忘、拋棄我的手腕。

復建的過程冗長而複雜，一周要花上兩個下午的時間。護士先將我的手腕用充電式熱敷袋包覆好，再由輕而重地按摩，像揉捏一節麵糰。按摩完畢，便貼上一些圓型磁片，它們連接著電線，匯聚到一台大型機器上，每當機台開啟，便有微弱的電流通往我身，在皮肉間竄逃。一時之間彷彿神力湧入，奇異的神蹟即將顯現，那麼恍惚迷濛的一種療法。做完基本療程，我被領到一狹窄的房間，進行針灸療法。患部在醫生的笑語間被插滿了細長的銀針，難以動彈地晾在紅外線燈光下發熱。隔著布簾，可以看見房間外的人們在排隊等待復健，渴望著自己的某個部位可以在時間的緩衝中盡力補足。他們大多是中風的老人和車禍的傷者，被看護推著，或在下班後獨自前來。當華燈初上，我擠進人群急著歸家，卻有一室的人仍停留在那兒，那麼緩慢地進行相同的動作。他們排列成一遲緩的陣型，在

運轉的世界之外。

復建室裡總有個比我年紀稍長的女人，繃著一張臉在器材間徘徊。她是在一個下雨的傍晚晃進來的，像是沒有帶傘而走進咖啡店躲雨那樣隨意，一進來便選定一個我身邊的座位，雙手交叉放在熱敷袋上。她仔細地遵循每一步驟復建，卻說不清自己究竟有什麼傷，在她的腕上有一道道深褐色的弧形紋路，遠看的時候像腕鍊，細細長長的。直到有天她舉在我面前晃了晃，我才了解那是一條條悲傷栽培出來的裂口。曾經有人說，若死意堅決，只要把美工刀平行動脈的方向直著切割，便能讓血液流盡。然而，她的每一道紋路都是垂直於脈搏的，一條條深淺不一的傷口橫擺著，那麼怵目驚心。淡化的痕跡褪成了粉紫色，新的刻痕卻是膚色帶有透明感的膏狀，難以密合地敞開著求救。腕的內裡被強行翻出來，幽暗之處曝光在外。

她顯然對傷口不以為意，畢竟有些血肉之傷只要放著便能自行復原，無需復健，無需人為。「其實一點也不痛。」她用手比劃著手腕的動脈處，把手腕分成了三個區域，「你看過棒球吧？就像好球帶一樣。」她指了指其中傷口最密集的一個區域，告訴我她稱之為手腕帶，在那區的手腕下只有微絲血管，是最適合切割的區域。血液不太滲出，復原也最快速。困境的來襲往往由不得人，但她抓準了手腕帶的位置，主宰了一次自己的生死，得分。於是手腕成了她情緒的緩衝帶，在潮起潮退之間，敞開再密合。在她的比劃下，我也隱隱看見了自己的「手腕帶」，那曾經是練琴重視之處，如今卻病懨懨地浮腫著，成了夢想與現實的臨界點。

第一期療程結束，而我的手腕未見任何起色之時，我放棄了之後的復健，報考了第二次的升學考試。收起琴盒，隨著一般考生擠進補習班內，過起規律的考試生活。寫考卷的同時，我忍不住觀看自己的手腕，在日光燈的照耀下，它泛白而透著裡頭的鐵青，那麼牽強地移動著。那位擒著手腕過活的女人，是不是仍在手腕帶裡一次又一次畫下自己的意義呢？或許早在那時候，她已然預知了自己的命運。因為改變不了，而試圖在手腕上寫下遺言，保留最後一點尊嚴與主宰。

然而手腕帶太過於渺小。她終將只能在其上延伸自己的權力，然後等著被曬乾，或者淹沒。